



# 太行深处的记忆

张景云



想起位于太行山深处的涉县,我会有一种亲切感。几十年前,我曾在离涉县不远的山西上党地区当兵,每年春节乘坐火车回家都要经过这里,并有过短暂的停留,对这个山的山水和从土人情颇为熟悉。许多往事犹如太行山上的树木与花草,在我记忆深处扎下了根……

去年深秋的一天,我和几位老友从邯郸开车去涉县,故地重游,心里颇有些激动。汽车离开市区,一路向西,不一会儿,视野开阔的平原上出现了山的身影,紧接着,连绵起伏的群山映入眼帘。山势开始变得陡峭起来,隧道就在山脚下,如同穿针引线,将长长的高速公路引向大山深处。司机师傅说,再穿过几个隧道就是涉县了。车在隧道里穿行,好像白天与黑夜在一次次地交替,让我想起当年乘坐绿皮火车从这里经过的情景……

那时,春节回家探亲,从部队营房附近的火车站上车,两个多小时就能到涉县车站。火车在此处要停留一段时间,这时会上来许多操着天津口音的年轻人,出门在外的我,听到熟悉的家乡话倍感亲切。和他们一起聊天、拉家常,这才知道,他们是天津涉县铁厂的职工。这个工厂是1969年8月5日批准建立的,当年天津许多初中毕业生离开家乡到这里工作,而“6985”这一串打着时代烙印的数字,作为天津涉县的代名词,也刻在那一代人的记忆中。这样的一段旅途经历,让我不仅记住了铁厂,也记住了涉县——这个太行山深处的小城。

汽车下了高速,当地朋友早已在路口等候,上车后,我们继续前行。这是一条通往县城的主要干线,路两旁高楼林立,街道整洁,树木葱郁,有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令我感到惊喜。这还是我记忆中的涉县吗?几十年过去了,如果说,当初她是深山里的农家小姑娘,那么如今,她已落成端庄漂亮的少女。说起涉县这些年的变化,当地朋友非常自豪,在车上向我们不停地介绍,涉县自古就有“晋冀之要

冲,燕赵之名邑”的美誉,作为千年古县,不仅历史传承悠久,而且物产资源丰富——这里盛产核桃、柿子和花椒,被称为“涉县三珍”,远近闻名。说起花椒,朋友侃侃而谈。花椒种植是涉县传统优势产业,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近些年来,涉县实行了退耕还林工程,广栽花椒树,使花椒产业形成规模之势。涉县的花椒果粒均匀,色泽鲜艳,香气浓郁,被冠以“十里香”的美誉。涉县是名副其实的花椒之乡。朋友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也让车上的人赞叹不已……

汽车穿过县城,行驶在弯弯的山间小路上,远处半山腰一丛丛在梯田里的花椒树映入眼帘,在树的周围有晃动的人影,原来是农民们在自家田里采摘花椒。司机师傅放慢了车速,我看到漫山遍野都是花椒树,颗颗火红、粒粒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构成一幅色泽鲜艳的金秋丰收图画。农民们趁着晴朗的天气忙着采摘花椒,辛勤的汗水和丰收的喜悦都挂在了晒黑了的脸上。我打开车窗,花椒的清香扑面而来。此时,我竟觉得这种平时并未留意的普普通通的植物是那样的可爱,给人留下难忘的嗅觉记忆,难怪被人们称作“调味之王”。

历史文化悠久的涉县,人文古迹遍布全县,红色革命印记星罗棋布,其中,建于北齐时期的娲皇宫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都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一路爬山游览了位于清漳河畔半山上的娲皇宫后,接着又乘车来到位于城西赤岸村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

下车后,一个身着军装充满朝气的小伙子迎上来,我们并担任讲解员。看到周围的环境,我一下子想起几十年前曾和战友们来过这里。那时我也是一身绿军装,鲜艳的领章和帽徽,浑身热血沸腾;如今两鬓斑白的我已脱下军装,但是心中的豪情未减。讲解员先把我们带到下广场,这里有一面石制的军旗,象征着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将士们浴血太行、抵御寇敌的军魂永

存。在地势较高的上广场中央,矗立着名为“刘邓和他的战友们”的铜像,刘伯承、邓小平和几位将军“站”在这里,望着远处巍峨险峻、连绵起伏的太行山,他们目光深邃,表情坚定且从容,对未来充满信心。

上、下广场是以12个台阶相连,共分为三组,台阶不是自然形成,而是有意为之。第一组一个,第二组两个,第三组九个,象征着八路军一二九师的番号。司令部旧址由下院、中院、后院组成。上院和后院曾是“刘邓旧居”,如今已改成陈列室。中院则是司令部办公所在地。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长期在此居住和办公。门前有五条相连的石砌小坡,当年一二九师司令部代号为“五加坡”就由此而得名。我们走入院中,见到了香和紫荆树,这是当年由刘伯承、邓小平和李达一起栽种的。据说,“文革”中这两棵树险些被砍伐,当时村委会主任为了保护它们,冒险将其移至自家院中。1979年,一二九师司令部对外开放,它们重新被移回院子中。如今,栽种它们的主人早已离去,但树下,仿佛依然能看到他们伫立的身影,不由得令人遥想他们当年在这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那些岁月……

抗战期间,涉县是晋冀鲁豫根据地首府县,地处华北抗联前哨。当年,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刘伯承、邓小平的率领下东渡黄河,挺进太行,驻扎在赤岸村。我们走进当年一二九师司令部作战室,里面陈设着简易的办公桌椅,桌上摆着旧时手摇电话机和红蓝笔,墙上挂有发黄的地图。望着眼前的一切,我感慨万千,如此简陋的作战指挥室,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刘邓首长和战友们,却在这里指挥了大大小小数次战役,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部队从挺进太行山时九千多人,到后来发展壮大到几十万人马,成为赫赫有名的“刘邓大军”。从赤岸村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走出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走出了共和国元帅刘伯承、徐向前,还有许多的将军,成为新中国大厦的脊梁……

我们移步来到村北头,当地的朋友指着眼前的山告诉我们:这就是著名的“将军岭”,是邓小平题写的岭名。这里群山环绕,风景秀丽,是一块宝地。从岭下向上攀登129级台阶,就来到刘伯承元帅的纪念亭前,在亭子正中有刘伯承元帅花岗岩坐像,元帅的部分骨灰就安葬在坐像下。将军岭上安葬着徐向前、黄镇、李达、王新亭等多位一二九师老首长的骨灰。当年他们在这里浴血奋战,去世后“相聚”于此,长眠于太行山母亲一样的怀抱里。

太阳渐渐落山了,我们乘车离开了赤岸村,隔着车窗向外望去,暮色中的将军岭显得更加雄奇、壮阔,而后它渐渐融入巍峨的太行山群峰之中。汽车沿着山路缓缓而行,夕阳映照下的山峦渐渐消失在视野里,而大山深处的那些往事,却深深镌刻在我记忆之中。

我没想到会在2024年春天,有一场与苏东坡的深度“遇见”。在此之前,跟很多人一样,我当然也知道他是大文豪,在中学时背诵过他的诗词,还在多处读到过他亦云之“他还是大美食家、生活家”等俗套常谈。我在外圈远远眺望过他的背影,并没有走近他。既没有看到他脸上的少年意气或暮年丘壑,也不知道他的内心版图是如何在岁月更迭中拼接而成。所以,就算他很厉害,是天上璀璨的星,但跟我关系不大。

这一切都被一场寻找、遇见之旅刷新了。春天,我从成都出发,去住河南开封和郑县、江苏徐州,踏着苏东坡走过的足迹,试图寻找关于他的一些隐秘密码。

奇妙的是,我是中原人,在四川工作。去河南“寻找”苏东坡,我是出发,又是归乡。苏东坡是四川人,在河南考试、当官,辗转大半个中国后人葬中原。我们都是大地的流浪者,庄子说,“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苏东坡是庄子思想的后世门徒之一。他一定懂。离开故土,是为了更好地热爱故土。又或许,正是因为地理、距离、空间的转换以及在路途上,思想、情感的火花更容易被激发并茁壮成长。

在寻找苏东坡的旅程中,我多次叩问内心:这一路我到底寻找到了什么?在春天的大地上,而不只是书本上,“阅读”苏东坡,收获了什么?苏东坡是如何驱赶心魔,在淤泥中开花?他如何做到韧而不折,感而不伤,在有限的空间里最大限度地去完成自己?他又如何面对“不确定性”的?

找寻一圈后,我真算是比较清晰地“看到”了苏东坡。对我来说,他从故纸堆里的一个名人名字,变成了一个能启发我思考当下生活种种课题的生命体。一些千古相通的智慧、力量,透过苏东坡,以“活着的方式”滋润着我。

当苏东坡还是苏轼时,天资聪颖、才华横溢的蜀中少年北上中原,走向当时帝国的中心,满腔热情要将自己的才华施展到现实中。在其身所处的北宋,文人受重视,读书人有较多机会通过较为公平的科举制度,进入国家管理的团队中,成为士大夫的一员。但现实的道路并不平坦,性格直率的苏轼一生从政四十年,在朝廷七年,在地方三十三年。

苏轼的本职身份是政治家,是北宋的公务员。这与他的核心本质是诗人并不矛盾。而伟大的诗人,几乎都难以避免要经历生命的淬炼。毕竟,天才的完成,还需要经验材料的配合。只是苦了诗人的肉身。苏轼在汴京,既有金榜题名的高光时刻,也有被关押在御史台的至暗时光。此次寻找之旅,我前往苏轼当年被关押的牢狱原址,听长居开封的专栏作家李开周,在现场讲述这场诗案的到来去脉。一边听作家讲述,一边想象着,诗人在这130天里是怎样的心情。以他的赤子之心,我想,他的内心或许没有恨。但他毕竟是血肉之躯,应该不会没有悲愤甚至恐惧。

苏轼在牢狱中给弟弟苏辙写了首诀别诗,其中一首如下:“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遇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读到此,心疼苏东坡,感念泪落。同时也庆幸,苏子瞻有一个弟弟苏子由。李白没有一个像苏子由这样既是亲人又是灵魂知音的弟弟,杜甫也没有。苏轼却有一个志同道合,差不多旗鼓相当的弟弟,跟他一起出川远行,一起赴京赶考,互相扶持,互相鼓励和欣赏。在苏轼遭到大人生重大挫折的时候,子由为哥哥守望、呼救。

两人分离之时以及分别之后,会互寄诗文表达思念。至亲兄弟之间的爱,透过他们致彼此的诗词,以文学作品的形式润泽后世、芬芳沁人。生活在11世纪的天才苏轼与弟弟苏辙,赤诚的兄弟情和高超的艺术表现,总让我联想起遥远的世界的另一端,19世纪的天才画家文森特·梵高和他的弟弟提奥,以另外一种形式表达了这种人间珍贵的爱与美。或许人类历史上优秀的赤诚的灵魂,总会有遥远的镜像对照吧。

苏轼一生中是有过欢欣时刻,也有困惑之时;他曾饱享荣耀,也深受试炼。天才也是肉身之人,遇到宠辱也很难做到完全不惊。遇到大挫折时,他也难免会沮丧、低沉且惶恐。被贬到黄州的苏轼,变成了苏东坡,他会“寂寞沙洲冷”,会有“恨无人醒”,但他没有一直沉溺于沮丧之中,而是转换心态,在沉默中默默积蓄自身力量。本来就爱读书的他,更加刻苦读经典书籍。比如他抄《汉书》,全文抄,多次抄,用楷书抄,用行书抄,一边抄一边练字;比如他深夜泛舟于赤壁之下,仰望星空,涵养精神。当流落到海南桄榔林下,生活维艰,还想办法读书不辍。也正是在海南,苏轼完成了《东坡志林》和《论语说》等理论型著作。

“乌台诗案”之后,汴京的苏轼变成了黄州的苏东坡。之后他虽然又有被重用的机会,但终究仕途颠簸,晚年甚至被贬到遥远的岭南及海南儋州。苏轼在越来越狭小的空间里,依然还有珍惜一方事务,有能力帮助别人,还有文学上的创造能力,并有足够的财去珍惜、拥抱生命的细小幸福。

在密州时,苏东坡曾写下《超然台记》。他写道:“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嚼糟啜醢,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眉山作家刘小川将苏东坡善于吸纳万物的能力形容为“低沸点欣悦”——把感到快乐的外在要求条件降到最低,你会发现,万物可喜。

面对高度的“不确定性”,苏东坡善于从大自然和古人著述中寻找资源,不断滋养自己。友友于湖山间,求知于大地上,求知于先贤经典中。他由此锻炼出了一种“不管外界给我的定义怎样,周遭环境如何,但我自己不能放弃自我养育,扩充内在小宇宙,最终安然自立”的能力。

苏东坡应该不会预想到他去后世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等,会成为刻印在中国人生命记忆里的句子。他更不会知道,一千年后的今天,很多人这样喜欢他、推崇他、学习他。他活在自己的时代环境里,遇见爱与温暖,也遇见黑暗和寒冷,他用自己的诗文给予表达、描述、记录、升华。他一定是在写作过程中获得了快乐。

历史、时间还没有终结,我们所处的当下,仍深处于向未来延展的历史之中。传统不只是以前的服装,也不只是留在大地上的遗迹,还应该是一种历史深处的美和善,一种历史演进中的内在动力。如何才能更好地汲古润今,奔向新的旅程?学习传统不应是一种姿态,而是真的透过传统,获取滋润当下的力量和益处、启示。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传统中,被传统塑造,同时也在塑造新的传统。

归来,我写下这样的句子:“寻找苏东坡的过程,也是更深了解苏东坡的过程,更深入了解一个九百多年前卓越的生命体,看他是如何处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如何挺过艰难时刻,如何韧而不折,保持内心的纯粹,积蓄自己,保存有生力量,尽力保持豁达。这些来自前人的智慧,对当下的现实生活,也有积极的启发意义。在六十余载的生命里程里,在孤独与爱,迷茫与奋起,外在遭遇与内心世界,自我与他人,庙堂与民间,故土与异乡,短暂与永恒等诸多关系上,苏轼做了极佳的处理。他付出了生命的热情,纵有遗憾,也无悔矣!”

## 寻找苏东坡



张杰

鲁迅到达北京后的第一次游览,是在1912年5月19日,当天日记云:“与向士、季市游万生园。又与季市同游陶然亭,其地有造像、刻梵文,寺僧云,不知何否。”

鲁迅这里所游的“万生园”,通常写作万牲园。《鲁迅日记》关于这项有注释,云:“清光绪末年农工商部在原三坝子花园等旧址建农事试验场,内设动物园,俗称万牲园,1908年对外开放,为中国最早的动物园。”当时的万牲园,现在叫北京动物园。鲁迅于许农去时,刚开放不久,园中圈养了许多动物,对于市民来说还有新鲜感,而像鲁迅这样的外地人,更想去一睹为快。

陶然亭的年代就更早了。陶然亭又别称江亭。当时的陶然亭什么样子呢?鲁迅在日记里没有详说。张恨水在散文《乱苇隐寒塘》中有这样的描写:“它在内城宣武门外,外城永定门内,南下洼子以南。那里没有人家,只是旷野上,一片苇塘子,有几堆野坟而已。长芦苇的湿地,不向有水无水,北人叫着苇塘子。春天是草,夏天像高粱地,秋天来了,芦苇变成了赭黄色。芦苇叶子上,伸出杆子,上面有成球的花。花被风一吹,像鸭绒,也像雪花,满空乱飞。苇从中间,有一条人行土路,车马通行,我们若是秋天去,就可以在这消无人气漫天晴雪的环境里前往。”鲁迅和许农去陶然亭同游的时间是在五月,芦苇正是初长成茂盛的时候,二人行走在芦苇荡里,不时惊起小鸟,必定很有趣。张恨水又写道:“陶然亭不是一个亭子,是一座庙宇,立在高土坡上。石板砌着土坡上去。门口有块匾,写了‘陶然亭’三个字。是什么庙?至今我还莫名其妙。什么叫江亭呢?据说这是一个姓江的人盖的,故云,并非江边之亭也。”张恨水在文章里还回忆当年游览时吃茶的情形:“庙里还有些干净的轩椅,可以歇坐。和尚泡一壶茶末,坐在高坡栏杆边,看万株黄芦之中,三三两两,伸了几棵老柳。缺口处,有那浅水野塘,露着几块白影。在红尘十丈之外,却也不无一点意思。北望是人山人海,雾气腾腾,其上略有路无,抹一带西山青影。南望却是一道高高的城墙,远远两个箭楼,立在白云下,如是而已。”鲁迅和许农来时也与和尚聊了会儿,看了庙里的造像和梵文,有没有讨杯茶喝呢?

几年以后的1915年,俞平伯考入北京大学,也在某个冬季去了一次陶然亭,还写有散文名篇《陶然亭的雪》和几首旧体诗,其中的一首曰:“纵有西山旧日青,也无车马过江亭。残阳不起风尘睡,冷香萧瑟风里听。”看来,那时候的陶然亭还是很荒凉的,能够吸引鲁迅、许农等一班文人去游览,也可能正是其荒凉之故吧。好在鲁迅和许农是在春末夏初,环境不至于那么冷寂和萧条,而且能看到寺庙里的“造像”和“梵文”,这是鲁迅的兴趣所

在,算是一大收获吧。

除了正式的游览和逛琉璃厂,鲁迅还偶尔在绍兴会馆附近散步、游逛,遇到心仪的好书好物也会淘购一些,如1912年5月21日日记云:“晚散步宣武门外,以铜元十枚得二花卉册,一梅,一夫渠,题云‘恽冰绘,恐假托也。’夫渠即美渠,荷花的别称。恽冰,江苏武进人,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著名的女画家,擅画花卉草木,时人评价曰:‘善花果,芊绵蕴藉,用粉精纯,作已辄题小诗,名著吴中。’”她的名作有《蒲塘秋艳图》《华香双艳图》《南山佳色图》等。鲁迅显然熟悉这位才女,哪怕他怀疑两本花卉图册是“假托”,也不惜买下。再如5月26日那天是星期天,鲁迅又出门逛了一天,日记曰:“下午同季市、诗荃至观音寺街青云阁啜茗,又游琉璃厂书肆及西河沿劝工。”1912年6月2日,鲁迅对于上次游玩胜意犹未尽,和许农、许农、许农再次游览。

至于游览琉璃厂,那是隔三岔五就要去一次的,大都有购书的记录。1912年5月12日,鲁迅第一次逛琉璃厂,就买了一套“纂喜庐丛书”,共七本。如果说去琉璃厂不算游览,算是逛百货市场,主要目的是淘书,那么有几次就是工作兼游览了,比如1912年6月14日日日记曰:“午后和梅君光羲、吴(胡)君玉播及先农坛,审其地可作公园不。”先农坛原是明清帝王祭天、祈谷的场所,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鲁迅等人“审”了先农坛,也是饱览了其风采。应该是鲁迅等人的意见起了作用,三年后的1915年,先农坛被作为公园对外开放。

1912年6月25日鲁迅日记云:“午后视察国子监及学宫,见古铜器十事及石鼓,文多剥落,其一曾刻以白。中国人之于古物,太率尔。”石鼓文是先秦时期的石刻文字,因其刻石形状像鼓而得名,石鼓高约三尺,直径大约二尺。把如此重要的文物制成石印,难怪鲁迅发出惋惜声了。可能是鲁迅在视察时有所表示吧,第二天上午,“太学守者持来石鼓文拓本十枚,元潘迪《音训》二枚,是新拓者,我以银一元五角五分易之”。从这段鲁迅的日记看,他是在尽力抢救石鼓文字,因为他也害怕哪天就这几块残存的石鼓也消失了,有了石鼓文拓片,也算是留下了依据。

1912年8月20日日日记云:“上午同司长并本部同事四人往图书馆阅敦煌石室所得唐人写经,又见宋元刻本不少。阅毕偕齐寿山游什刹海,饭于集贤楼,下午四时许回寓。”此后,鲁迅又多次游览什刹海、劝业场、劝业陈列所等地,游览之余,还不忘饮茶、购物,如9月29日日日记云:“下午钱稻孙来,又同游劝业陈列所一周,即就所中登乐园饮茗而归。”

总之,初到北京的鲁迅,进行了几次游览之后,便很少再去专门观看风景名胜,而是把游览之地固定在琉璃厂,而且午饭也是好在琉璃厂的茶馆里解决的。这样的游览既不至于那么冷寂和萧条,而且能看到寺庙里的“造像”和“梵文”,这是鲁迅的兴趣所

在,真是一举数得。

## 初到北京的游览

生活中的鲁迅(十四)

陈武



沽上丛话

## 天博名品知多少

崔锦



今年5月,天津博物馆推出的“河上花——中国花鸟画之道,1368—1911(归国汇报展)”,备受公众关注,其中展出的八大山人《河上花图》卷格外引人关注。我虽然离开博物馆已多年,但仍记得八大山人这件名作。

其实天津博物馆收藏的珍品还很多,如我和姚景卿一起赴他下乡的饶阳县征集到的濮仲谦竹刻扇骨。后来王世襄先生来信,我陪同他观看了濮仲谦扇骨,他认为:“此二扇骨确实是浅雕,所见濮款之作,以此较为可信,又系出土文物,有墓志可证年月。后来,由李世霞写了一篇《介绍两件濮仲谦刻竹扇骨》的文章在《文物》杂志发表。《文物》杂志是专业性很强的刊物,广大群众很少接触这种杂志,所以此扇骨在天津人群中反响不大。我还是应该在天津的报刊上介绍下濮仲谦扇骨的文物价值。”

还有一件珍品就是四川的龚扇。2016年,我去成都参加中国工艺美术会议期间,参观了“四川工艺美术精品展”,展览展出了龚扇第三代传人龚玉文、第四代传人龚道勇等人的作品。我问一位看馆的女同志,龚扇第三代传人龚玉文的作品怎么没展出?她答道:“家里没有第一代和第二二代的作品了。”我说:“我曾在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工作过,我们馆里就收藏一件龚玉文的花鸟扇。”她惊奇地说:“那可是件宝贝了。”郭沫若曾题龚扇子“薄如蝉翼,巧夺天工”,可见龚扇子的精巧了。

天津博物馆有两套清代剪纸画包的剪贴书画屏,原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和艺术博物馆各藏一套。我就说说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那套。有一天,工艺库的保管员找到我,说:“我们工艺库有六条字画,给字画送去吧!”我看到这六条屏破旧的包装,昭示着它被封已久,不受青睐的往昔。打开一看,原来是这包约的剪贴书画屏,我告诉该保管员:“这不是字画,是剪贴的工艺品。”并给她找到《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卷》和《中国民间美术艺人志》,告诉她包约的剪贴画只有镇江博物馆收藏两幅,皆无图章和款识,你可以写篇文章介绍一下咱们馆的包约剪贴书画屏。后来,她写了篇文章在《东南文化》上发表。

这些文章都是在专业刊物上发表的,群众大都不会看到,所以天博的这些宝物一般观众不知道。此外,馆里收藏段玉裁《清代文字训诂学》(经学家)的《七言对联》,全国仅此一件。高凤翰(清代诗人、书画家)的《屠行谣》是揭露清代官员腐败、讴歌清官的一首歌谣,十分难得。

天博名品知多少?我离馆多年,已记不清其他各类文物的轶文趣事了,希望博物馆除对外介绍那些八大山人画作之类的一级品之外,也能够把平时展出、又有一定水准的文物拿出来在报刊上介绍,以绘读者。

(作者系原天津市艺术博物馆馆长)



## 《荒野狂兽》: 一场令人惊悚的狮口脱险记

何映晖



猛兽、丛林、冒险,一部电影中当这几个关键词结合在一起,那必定少不了险象环生的情节和紧张刺激的场面。本周推介的电影就是一部典型的丛林惊悚冒险片,一位父亲带着女儿们来到非洲游玩,却意外遭遇了嗜血猛兽的袭击。这就是上映于2022年,由冰岛导演巴塔萨·科马库执导的《荒野狂兽》。

巴塔萨·科马库是一位对电影惊悚气氛营造有着丰富经验的导演,执导过灾难冒险片《绝命海拔》,根据1996年发生在珠穆朗玛峰的重大山难事件改编——两支商业登山队向登顶珠穆朗玛峰发起冲刺与竞赛,却因为遭遇暴风雪和各种人为意

外的,导致两天内8人死亡的惨剧。片中诸如风暴、雪崩、悬崖等大量镜头都是在珠峰上真实拍摄的,展现了人与自然的抗衡以及人性的博弈。拍完山难,巴塔萨·科马库又将目光投向大海——2018年的《惊涛飓浪》根据1983年太平洋飓风海难事件改编,讲述的是一位业余帆船手和未婚妻驾驶帆船横渡太平洋,途中遭遇顶级飓风,在船上漂流41天的惊险历程。

这一次,巴塔萨·科马库的冒险之旅来到南非的广袤荒野,他将镜头对准了一只逃出盗猎者魔掌的巨狮。《荒野狂兽》讲述的是刚刚经历丧妻之痛的奈特博士,带着两个女儿重返他和妻子第一次相遇

的南非,前往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展开一场计划已久的旅行。然而,这场疗伤之旅却变成一场惊悚可怕的求生之旅,他们被一头逃出贫瘠焚暴的盗猎者毒手之后,将所有人视为敌人的巨狮盯上并猎捕……

野外探险虽然充满吸引力,但也暗藏致命危险,尤其是危险的未知地带和未开发区域,千万不要深入。禁区不是景区,误存侥幸心理。敬畏生命、敬畏自然,就让我们跟随影片《荒野狂兽》进入非洲大草原,一场生死角逐即将上演。

11月2日22:22 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荒野狂兽》,11月3日15:14“佳片有约”周日影院精彩继续。



第五二九九期